PL
2503
T36
K15

唐李習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疏 原第九卷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奏狀 原第十卷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陞巡官狀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行狀實錄 原第十一卷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吏部

尚書韓公行狀

皇祖實錄

碑傳 原第十二卷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故東川節度使盧君傳

碑述 原第十三卷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

柏公神道碑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

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陸歙州述
墓誌銘 原第十四卷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故處士侯君墓誌
叔氏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十五卷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
墓誌銘
祭文 原第十六卷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中書韋相公文
祭楊僕射文
祭劉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別灊山神文
箴銘 原第十七卷
行己箴
陸傪檻銘
舒州新堂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江州南湖堤銘
錄題 原第十八卷
來南錄

題峽山寺

疏狀原第九卷至第十卷

論事疏表

臣翺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爲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修其職竊見陛下卽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耻爲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

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旣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卻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

六事切要元和美政之不終如燭照而逆為之防

大轉旋

宗顛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卻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旣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之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

以寬百世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旣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爲者乎以臣伏覩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遴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修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成功也若一日不以爲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羣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旣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爲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與之時而尚謙讓未爲也臣謹條疏與

復太平大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廡人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儒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

筆化扁鵲頂門一針

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爲察忠正之人益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矣且以爲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爲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爲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爲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爲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

皇甫鎛柳泌諸小人肺肝如揭

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爲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艶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

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爲君稷契爲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爲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爲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

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糴虛估以受之尚猶爲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爲比建中之初爲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

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其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無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

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塡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醲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

銷兵非計也異時朱克融之亂非以宰相無識妄議銷兵乎河朔再失而唐祚隨之謀不可

利歸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爲非是也若遴選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名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

不慎也人主誠清心寡欲有獻必卻察其減刻甚者罪之則亦何待銷兵而後百姓樂業乎

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爲蓄聚其自爲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絶進獻以寛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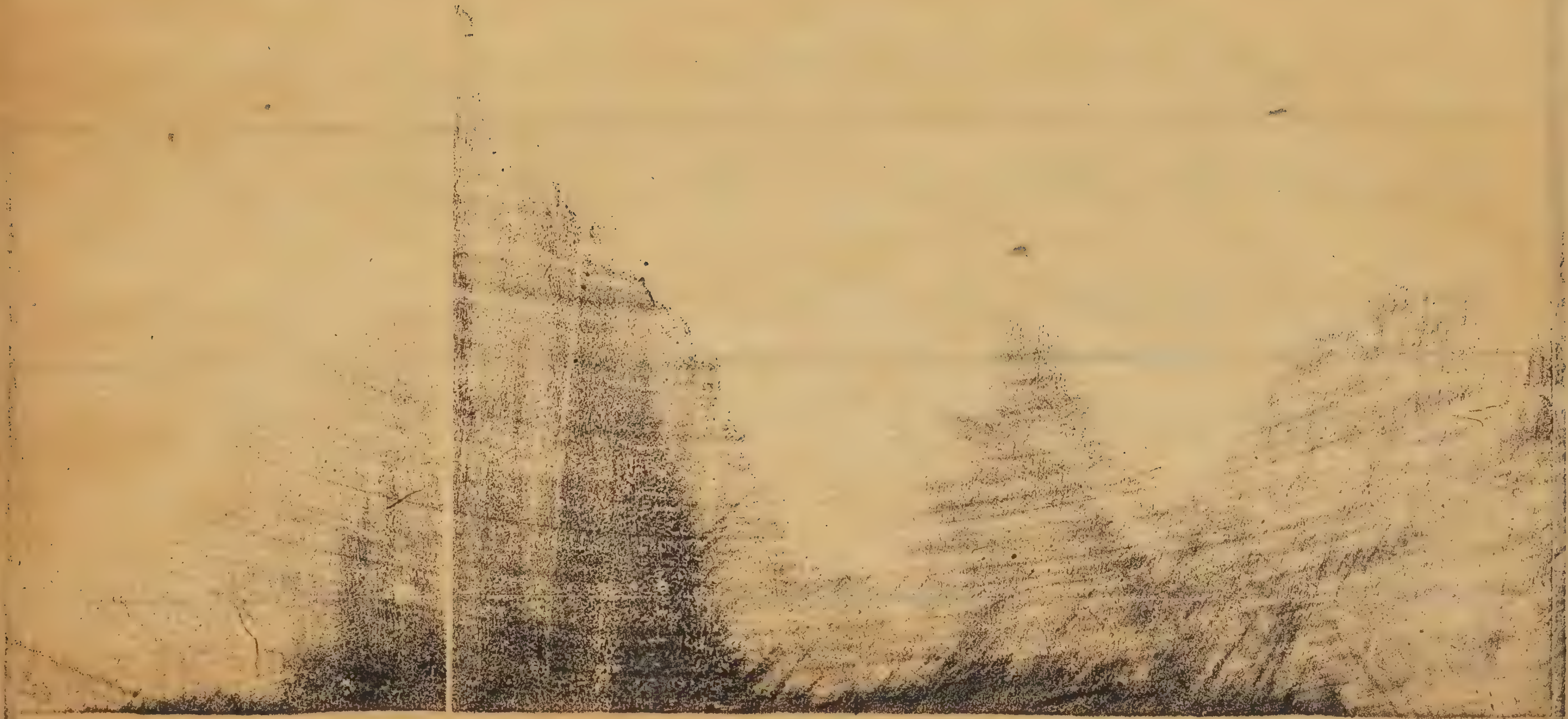
一 疏厚邊兵

臣以爲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爲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於四夷其不敢犯邊爲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

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爲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爲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於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爲盜矣四夷不敢爲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先導揚而後靖獻六條深中當時之疾庸其言元和之治與貞觀比烈可也○奏疏中洋洋大篇按之並切實可行無一統籠大帽子話宋歐陽公諸章奏冠絕古今豈知其出藍在此○蘇文公上歐陽書曰李翺之文有執事之態今讀其與當時人主論君子小人之辨與所以辨君子小人之法並祖此篇然則何

但曰有執事之態哉即曰有執事之實也可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爲法者。逆臣

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

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册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

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幷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行狀史原也指事說實所以澄原也議此於駢四儷六之世其於史載豈曰小補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翺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葢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巳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葢以日祭月祭既巳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

請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

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祠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

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醇正

與本使李中丞論薩巡官狀 中丞李巽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讐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閣下旣賞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閣下將欲爲能吏哉將欲爲盛德哉若欲爲能吏卽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此行之不爲過矣若欲爲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之說或冀少以裨萬一閣下旣罰推官直又請薩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薩巡官

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已矣名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翺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名而語之闔府賓寮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翺再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尚書於陵

伏見修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遺石門大雲寺佛殿翺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下以爲斂錢造寺必是耶翺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爲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爲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爲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爲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爲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爲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

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郑已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羇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賙之歟。何暇出錢以與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閤下之命而爲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閤下所爲竟是，翻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爲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爲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前言理此論情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釆石副使劉待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翱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於家而不罪也當時翱為觀察判

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
大夫雖未足以爲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
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
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翺又能明其不然李尚
書有二子仕於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勑奏事軍將張璀
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爲婚
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
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況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令
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翺以爲古人之

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多矣聽者務察焉可也

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爲可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軻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郎非翱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秪如劉侍御之傳則翱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爲公議郎不知是議之果爲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閣下所聞儻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秪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寃於泉下幸甚

幸甚。翺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遷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歡矣。玆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爲黨。謹狀。

公之爲幕賓也當其時主人有失雖小必爭及其去且久矣主有寃口雖衆必白以求直也余具錄之見公之耿直好義其天性云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

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

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旣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

裴不得韓矣以收斷金之利哉序述精彩

以考功郎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自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

韓策不用而李愬得以爲功矣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出此固不足爲韓恨也

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

亦簡括

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

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旣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

春秋譏令之變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眞耳則無
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
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
可見此段純是俚語兼入土音
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
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
語亦可味
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
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
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
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

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輿府不協爲請出紳
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
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
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
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
鄭氏及嫂歿爲之期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
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
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
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

曰某伯兄德行高曠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幷牒史館謹狀

至質至明穹然躋韓先生於伊萊傳說尹吉甫仲山甫顏子子貢孟氏子輿之間使人望之若神人然行狀之力也皇甫碑誌遜一籌矣敘次有詳畧無幷猥尤得史記法

爲曠達生色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諮議諮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兗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賫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賫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得酒人矣）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聽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

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君某之賢不

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與者。壽陽之第一子。爲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祗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已親焉。翊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聽。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翊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

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友於家，令行禁止於官，足以傳矣，然必得昌黎先生而傳，難哉。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

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
者曹娥思盱自沉於江獄吏嘑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
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
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
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
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
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
於是作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

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濬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妙妙

楊氏非獨知義其設施措置材畧亦可觀弱弓斃賊天相之矣

敘事議論並勝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

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數言耳天道
由其中人事
引其中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

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
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
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右職奈何自薄
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慚遽
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
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
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
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以智免）
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襄而西必過姚大夫吾懼為所留

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
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
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毎爭之詞切深聽
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
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
又免
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
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懔懔坦說宰
此○功○不○小○
相韋執誼遂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
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

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

擦擢

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與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卿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幷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

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垍入爲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裴垍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垍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黄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爲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

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瀦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瀦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羡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畤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斯按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斯襍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

前則杜黃裳後則李絳皆元和賢相也晉於此見賢者之合必以類而進退屈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名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旰，奪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為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稅及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劍二州有通文成州

皆相繫屬如此豈相可弗慎耶

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但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端士偉人雖爲宰相所抑言不盡庸然補益治體者不少矣傳文詳密不讓孟堅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

柏公神道碑

柏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爲采地者因以爲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之時三郤惡宗（三郤郤犫郤錡郤至）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奔楚於是改伯爲柏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爲魏郡守子孫家焉故爲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爲工部尚書生敬仁爲蘄州長史生謇爲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爲懷之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爲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劒

侯父友王負負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
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負從事太尉府薦
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
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婺州
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
改左金吾衛將軍爲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獰音寧虎據小傷胡參
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
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
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

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懿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讎私志未立豈敢望爲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稅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爲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於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埇音勇甬道見史記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

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入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渟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勳茂伐書於竹帛戎籍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爲左神（不媿）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瑊等三十六人圖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卽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擯斥去募勇者代之故

爲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爲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爲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於萬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爲蔡州刺史曰耆爲諫議大夫曰元鳳爲澄城主簿曰夔爲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爲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猗

功最

杖之閫希烈之所以兵不及於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爲也
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翺自廬以諫
議大夫徵路出於蔡元封涖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敎後嗣其果
有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讐不慭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勳擒
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疏
土壃報未功當是生後人紹慶不忘

忠孝大節甚可傳序次尤合史法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

傅爲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爲二十八將功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淸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於成德軍流輩稱其樸厚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爲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

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遷爲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爲賊乎遂誓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爲神策行營命公以爲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爲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鬬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去聲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爲左神策軍將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廣自刻礪凊已率下

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飭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爲鹽州刺史閔帝初以公爲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壖民不耕織黨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番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懼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職當禁其逃亾有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爲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圖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

爲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
㬂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爲之廢朝贈尚書左僕
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
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
好惡用勸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
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爲念故官甚卑有
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暐曄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
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蕃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

前事。自我爲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備者 范陽成德 李師道誅宰相段文昌蕭俛建議銷兵朱克融在京師飢寒不恤及歸范陽遂倡亂逐帥張弘靖成德亦殺田弘正扶立王庭湊一呼而所銷之兵數十萬立致河北再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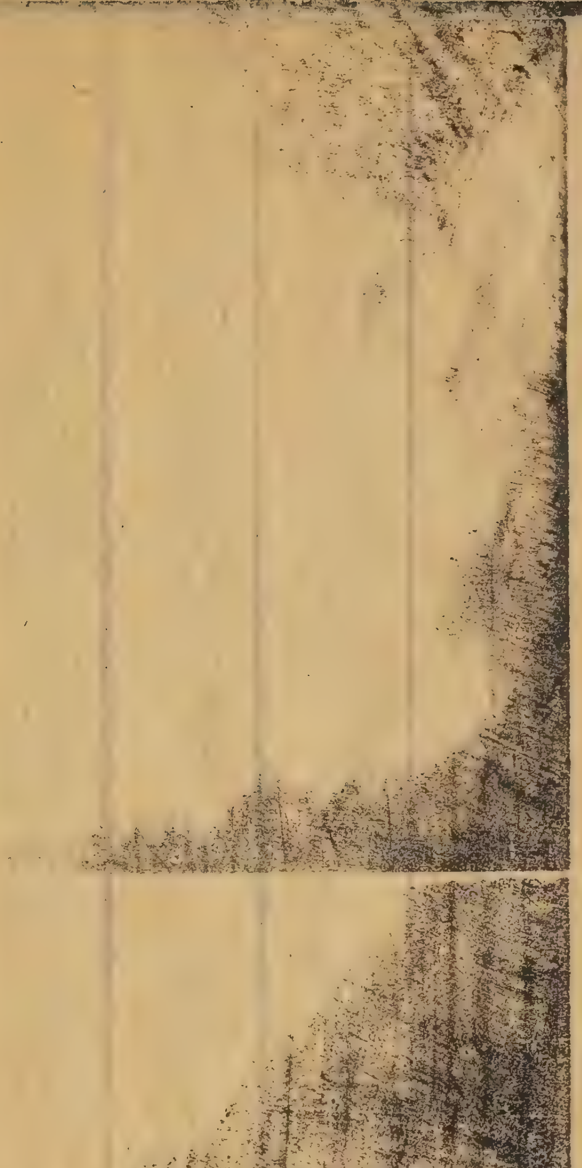
武人樸厚者最難碑中有寫生處

陸歙州述

吳郡陸傪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雖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頓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

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傾領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一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

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弘農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去聲)還江西公隨之

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駮去者。宰相名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爲宣武弔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淸選。遂爲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直。踈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爲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有言公非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爲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

卿而公改祕書少監德宗崩爲太原幽鎭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
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
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
中大饑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
之民得生全入爲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
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
五丁上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
之復爲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爲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
言策爲第一牛僧孺也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

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韋詞爲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巳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彊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答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翱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豈肯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

相裴垍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爲吏部侍郎重修甲勑用
備姦源又於南曹吏置別曆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爲出籤告
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絜廨宇以修迄玆守行遂爲
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
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鹽鐵積欠官錢
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
申州由於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
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
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遂內外結構出爲郴州刺史霞寓果

元和之治以
衆賢成之以
一皇甫敗之
余亦以一字

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寃其爲郴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爲薄明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爲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兖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爲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須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修死上問宰臣崔羣皇甫鎛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鎛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爲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爲鎛所譖

歎之曰清

鑄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鑄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歎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還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爲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還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以爲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

年七十有八天子爲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册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於夫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戸部侍郎

通篇直敘楊公之賢自見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爲道士學黄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爲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走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

身後奇窮可感

憤子而不攄翺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覲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翺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壻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翺翺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奇崛不及昌黎公王適志銘然公之仁於朋友具見一班矣

> 語質以哀此又其仁於一本也

叔氏墓誌銘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翺，奉其叔氏之喪葬於茲。叔氏諱衎，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翺實主其事。銘曰：

翺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於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逭，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檟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嬴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惟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於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爲故鄉，乃樹松柏。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卽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期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

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己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濟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鎛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濟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於嵩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

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翺。執臂以别。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書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旣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爲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絶。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於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烈諫諍。五不成虛。考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叢於公。雖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先總官閣後序德業此法李集僅一見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

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婦道於昌黎韓氏府君諱弇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祕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肯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於其父弟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

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於隴西李翺夫人從其女子依於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於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殿中君之先葬於河陽惟君之歿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於河陽而獨墳於陳留弗克祔於殿中君之族而依於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卑沒於

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為然哉於是敘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蒼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悲哽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辟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

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傘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葺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須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逆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窒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穆柔而中毅。護勳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或顛仆以終命。雖禀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己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儁時。羽若飛鴻。走斥於外。困不

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白成翁。幽贊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躳。間以存歿。心悲曷窮。奠爵而拜。公其表衷。嗚呼尚饗。

備考 韋相公 名處厚太和二年上前奏事不能起扶歸遂卒

祭楊僕射文 於陵

嗚呼貞元中歲公旣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幽蟄用彰德惠之厚身歿敢忘公以直道於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粃如絲之棼與賢共謀穢滌榛蟠監戎㞑強陰附包奸潛譖疑危處之若閑幷兼百流淸濁終分賓主之義由茲益敦公自登朝急於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知足告休頤養於家子爲侍郎光耀芬葩亦列卿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

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家聲公爲弗亾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宅於榮翺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坰承教紀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翺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於塘荷秀於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言無虐咸盡於歡君實彊盛時維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冀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穉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聞者酸悽祔葬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巵我來一別去去

長籲。嗚呼哀哉。尚饗

觸著平生塊壘

准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冊歸漢漢命帝旨籌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趾來往蠻谿未卒而死小人亦曰曷本於理薏苡南還明珠譖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歲不毀詔詰蠆蠆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堇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怍雖棄置其奚悲赫赫

聖帝。嘉賢命詞。酒竽既設。神乎降思。尚饗

別灊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翺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於灊山大神之靈翺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亾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聽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箴銘 原第十七卷

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我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佻佻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誰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自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為我師

格言

陸傪檻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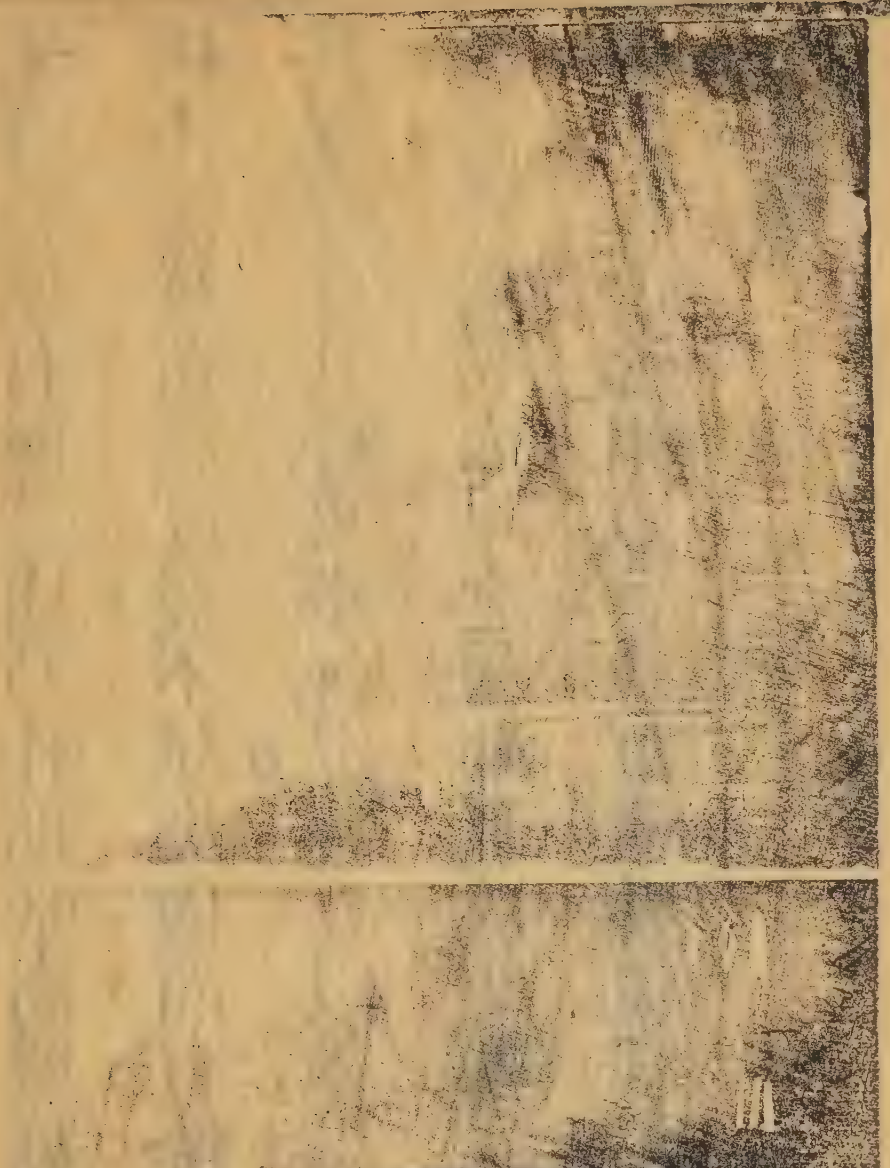
晝日居於是窮性命於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於是有客曰翺銘於是

亦脫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寖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桷四楹裝重架虛欒拱不設簷甍祛祛麗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紓吏事既退齊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鄰邑成墟獨我州民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於朝以解前疵刻銘於斯永示羣舒

念在民者神必福之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羅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羅於天菑波沉火燔既浮爲薪既蕡爲塵澄觀之功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於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於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斁千僧勠力願昭其績乃銘於石

不溺其敎亦不沒其功銘辭高古直追大雅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渤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爲湖人得其羸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潴瀦南陂冬乾夏漲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飆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輙其舟童嬰溺墮老婦號愁歷古迠茲孰爲泯籌濟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闘孫莫不用力千鎚響振攄讙相勵不

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墇爲瀦水蒲莞茭芡鴻鶴鱣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圯以便夫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亦非不足於辭者

錄題 原第十八卷

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巳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三公並在東都東野方持服）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

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轜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峰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

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八司馬皆才人也身黜而名自高）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書過）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鄱陽湖也）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來南錄只是日記與水陸程文最可想見名士風流

節取器使即朴悟人

題峽山寺

翱爲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爲儔遠地嘗以爲無因能來及兹獲游周歷五峰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音就)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劒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二終